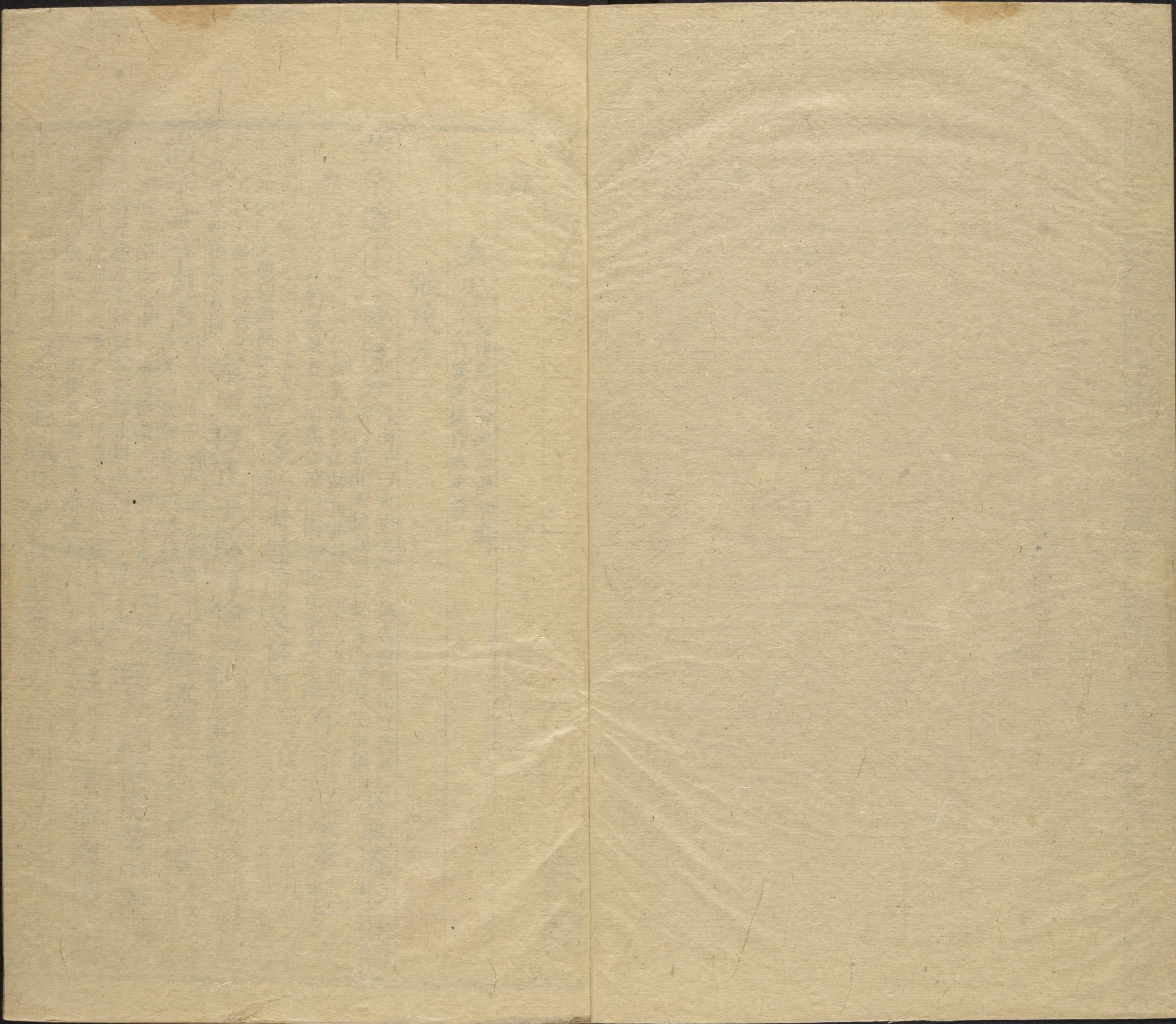


T5236.03/4 F. L. E.

文選

THE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五十六五九缺末卷



文選卷五十六

箴

女史箴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西川中...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散氣流形既陶

自甄

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

爰始夫婦以及君臣

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夫婦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家道以正王猷有倫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塞猷與猶古字通

婦德

尚柔含章貞吉

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柔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

婉嫵淑慎正位居室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

為人婉嫵有節操服虔曰嫵音翳桑之醫曹大家列女傳注

施衿結褵虔恭中饋

婉柔和嫵深邃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

饋日女

清懿

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忘和音志厲

義高而一主易心列女傳曰楚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七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

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行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

豈無畏知死不悅漢書曰孝元為昭儀上幸虎園鬪獸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

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妾觀古圖書賢

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替得無近似乎道因隆而不殺物無

盛而不衰長楊賦曰事因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

不明也 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

一日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人盛夫心猶首面

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各藻其德若芥藻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

夫其心同論曰苟 夫出言如微而榮辰由茲 勿謂幽昧靈監

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周易曰鬼神

隆隆者墜揚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序曰小星惠反下也詩曰

攸遂王弼曰盡婦人者滅隆隆者絕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螽斯羽說說

不可以專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

十餘年卒皆無了也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則反

譚子曰物之心至理固然也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冶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慢藏誨

職此之由漢書曰上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太公

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腹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毛詩曰靖恭爾

箴敢告庶姬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銘

封燕然山銘并序 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寶憲遣客

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

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

所譜憂卒竇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寅亮聖皇登翼王室

尚書曰三

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用輔翼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乃與執金

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城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

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

鷹揚之技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秦誓曰勗哉夫子尚相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

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

之羣驍騎十萬

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計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

元戎

輕武長轂四分

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革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駟雷輜

勒以八陣莅以威神

雜兵書八

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

朱旗驕日

遂凌高闕下雞鹿

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贊曰山名也

經磧

鹵絕大漠

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臣贊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

染鐸

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溫禺鞬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左傳智罃曰不以釁鼓也

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葶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城滅區殫反旆

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

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制南兵逃去依安侯河西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漢書曰頭曼單

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

將上以

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曰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

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甘泉賦曰天聲起今勇士厲

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

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

乃遂封

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刊石刊石即謂立銘也

鑠王師兮征荒裔

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凶虐兮截海外

毛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奠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

說文曰碣

立石也碣

熙帝載兮振萬世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文選卷五十六

座右銘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子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

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滅

絕

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

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

論語子曰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柔弱者死之徒老氏誠剛強

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又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行行鄙夫志

悠悠故難量

論語曰賜曰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強貌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

不祥

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郭璞王蒼曰苟誠也

劔閣銘

張靈陽

咸樂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劔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鑄石記之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

南通邛夔

漢書

峩峩曰邛蜀都西部也夔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并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曰褒北口曰斜

狹過彭越高踰嵩華

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

辟壺立千仞

孔安國尚書注曰劔石海州山也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

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

政出晉王故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漢書田肯賀曰陛下

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越趙

陳林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人揮戟

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越趙難行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

昔在武

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

二國不祀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

興實可晉書在洞庭

人盡為敵國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 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左氏
武侯曰善 比師大崩曰敗績杜 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
預曰喪其功績也 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太子也魏使鄧艾伐之述死吳
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立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面縛銜璧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晏子
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 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春秋
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石闕銘

陸佐公

朝野

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

尚書帝曰舜汝防帝位正月

惟汝諾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 雖革命殊乎因襲揖

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巨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

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務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為西伯武上襲文王皆

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贊

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

之心人基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 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

行息棄三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左傳 刑酷爇炭

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躋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

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五行尚書

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

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

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

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

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 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

月義旗發自襄陽已西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表 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

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

從廣韻

人祇響附命旅誓眾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

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

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

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

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一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瘞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胸人古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賄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罷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夏首而西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

鼓未通凶渠泥首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鐵

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鐵馬千羣朱旗萬里

折簡而禽廬九傳厥渠魁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

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魏略曰王陵密欲立楚

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

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濟籬戰同枯朽六韜曰紂之卒

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銜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

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

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輅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秦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

賈尚書中侯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隣國疆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

八方人計四

奧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

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輿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幅湊羽檄重迹而狎

業一日二日萬機而尊嚴之度不詭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

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

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遺漢祖可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寬曰謀如涌泉執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

文選卷五十六

六

鄧禹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
君子曰莒恃其陋不終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
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於含德殿其夜以黃紬裹首縋而下尚書曰乃焚其綺席棄
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彼寶衣歸琬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縹統者三
千人又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

紀曰王命歸琬臺之珠王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
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于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
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折序劉向曰先
王之所以指麾

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考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
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
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既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
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
如綈狀龍沒圖在揚雄覈靈賦曰**類帝禮宗光有神器昇中以祀羣望攝袂**
大易之始河出龍馬雒貢龜書

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禮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
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
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辰攝袂而揖王公**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
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策刑從中典周易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淑謝中承章曰懸法象闕班
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賊為下計

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劔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
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
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也漢
書曰匈奴力能變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漢書烏孫公主
歌曰鬱廬為室兮旃為墻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表揚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屈膝交臂**

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于都幕南罷鄯河西無警喻巴蜀文曰交臂
受事屈膝請和孟

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
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于里漢
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
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圖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

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周禮
曰保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
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
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
與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

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

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

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班固

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

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誅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

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

以正方面楚辭客土言曰晉士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

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

文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

日允執厥中

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

也象魏闕也周禮也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

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

北荒明月西極流

精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一金闕高百丈金闕如盤圓五十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海岳黃金河庭紫貝史記曰三神山傳之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

龍玄武之製銅爵鐵鳳之工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

再鳴五穀熟辭綜西京賦注曰圓闕

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

免布治懸法

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無乃窮

已見上文

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

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嶠函有帝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

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

補憲章

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衰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

勝數山謙之丹楊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

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峰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

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

魚瞻星揆地輿復表門草創華闕

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

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

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

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

闕於閭闔論語曰裨諝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之朱堂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族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浮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族位在寅正月也

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

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劉潘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縣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物觀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闕疎敬也

物觀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闕疎敬也夏崇闕鄒正澤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爰命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定誅曰赫矣陳君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

此言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禋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

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

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言帝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以化光帝

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瓶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泱日斂而藏之見下句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

常興茲雙起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

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

豐上連翠微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布教

方顯泱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懸法也委篋則藏書

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執超浮柱甘泉賦曰也重用之故變文耳物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執超浮柱洪臺廟其

色法上圓製

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前賓

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

神哉華觀永配無疆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巖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

陸佐公劉潘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敕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大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壹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

刻以老中星
昏明早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日之刻未分治歷之時盈縮之度無准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

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日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壺命氏遠哉義田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 揆景測辰微宮戒井守

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微宮謂微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

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

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 而司歷下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 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

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 融敘分至之差謹而不密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

上曰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一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

玉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弘度遺篇承天

音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 布在方

冊無彰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氏傳賦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 譬彼春華同夫海棗春華

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 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 且今之

水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且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

水亦蒸棗故華不實公曰曰 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 積水違

信伯諫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承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賦曰積水不過一鍾道流不過一筐也 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

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 歲躔闔

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曰闔茂禮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

禮變商俗孟子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業類補天功均柱地列子曰昔女媧氏

其闕割釐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

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閩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

請猛獸乘毛車以濟
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坐朝宴罷每日晨興
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

晨興關四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
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以為

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左氏傳張超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棲月識金水之相緣
時爭啓

閉箭異錙銖
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爰命日官草創新

器
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
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曰

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言盛用金而漏

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言盛用金而漏

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
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丕所造也
金筒

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
建武遺蠹咸和餘舛
制妙器挈壺氏說泉筒三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

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員孫綽漏刻銘曰乃

納胸吐水
變律改經一皆懲革
蔡邕律歷志曰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
天監六年太歲丁亥

無滯咽
十月丁亥朔十一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陸機集

考正
辰審其所司是談天
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也
不謬圭撮無垂黍累
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

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
又可以技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
漢書曰造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

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闕與
焉都分天部而閔運算轉歷也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羸秋為收

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
頤頊歷此於六歷疏濶中最高為微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初歷海朔弦望皆最密也
永世貽

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
昭德記功載在銘典
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

為誠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
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
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曰君子

上達與
大合符
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
周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勳倍楹席事百巾

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
机
雜銘又曰黃帝有中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
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見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
於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漏浴邑之議
金字

不傳銀書未勒者哉
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撥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王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邈乎

昭
乃詔小臣為其銘曰一暑一寒有明有晦
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曰改月化也

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天神生於道其來無迹
乃置挈壺是惟
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
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升桶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升桶權槩皆令均等也
世道交喪

集日銘二字
至尊所尊改
教書詞曰故
當云銘

禮術銷亡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禮宣公時禮義消亡遠遷水火爭倒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

曰東方未明擊刁舛次聚木垂方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頭倒衣裳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惟彼四方志舛次圓流

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靈虬承注靈虬吐喻孫綽

逝如激電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耳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僊人居左壺為

受靡誓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衛宏漢舊儀曰夜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月不知來日無藏往

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尚辨天意猶響即合

測地情詩曰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

配皇等極為世作程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土仲宣誄并序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

不痛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

存亡分流天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

何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遂作

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

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

於畢也

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毛詩曰先民有作

何用誄德表之素旗

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

遂作

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

於畢也

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辭曰伊伯庸之末胄也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曠漢書曰陽九厄曰初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

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隳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曠不明也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春秋漢合學曰三公象五岳在天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寵爵

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

司空魏志曰祭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

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

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魏志曰祭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張衡四愁詩序曰久處機

出臨朔代庶績咸熙祭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

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孔叢子萇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論語讖曰子夏六十人

其換仲尼微之也文若春華思若涌泉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勃謂馬援曰謀如涌泉勢如轉圓發言可詠下筆

成篇魏志祭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何道不洽何藝不聞基局逞巧博奕惟賢

魏志曰祭觀入圍碁局壞祭為復之基者不信以肥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此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皇家不造京

室墮顛毛詩曰閔予小子墮家不造宰臣專制帝用西遷辛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

月乃徙天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魏志曰祭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

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

濯纓清川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西陵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潛處

逢室不干執權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太祖也荆人或違

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魏志曰劉表卒祭勸表子琮令降太祖高尚霸功

投身帝宇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都稽顙漢北漢書南郡有編都縣

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魏志曰太祖辟祭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

又曰金勳則伊何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

印紫綬又曰金勳則伊何勞謙靡已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將受命之日

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乃署祭酒與軍行止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算無遺策畫

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我王建国百司雋又周禮曰維王建国

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斷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榮曜當世芳風晻藹漢書曰韋玄成繼

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如何

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

歷山河泣涕如頽楚辭曰登山望中心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

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二色名好和琴瑟分過

友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風零

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

此驩之人孰先隕越左氏傳齊侯曰小何寤夫子果乃先

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郵曰吉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

靈游魂秦素列子秦素者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孝

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梁商誄

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論語子貢曰夫子其

楊荊州誄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

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楊肇已見夫天子建国諸侯立家左氏

傳師

文選卷五十六

十四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規覲也
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修睦周賴尚

父殷憑太阿大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矯矯楊侯晉之爪牙毛詩曰矯矯武

臣又曰子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尚書曰子懋乃德嘉乃不績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

不永玄首未華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銜恨沒世命也奈何

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璿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

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身沒名垂先哲所躋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也行以號彰德以述

美周禮曰論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敢託旒旗爰作斯誄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漢書曰楊

惟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萊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尚表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奕世不顯允迨大猷

尚書曰公稱不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天厭漢德龍戰未分左氏傳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周伊君

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鄆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方鳥則擇木臣

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孤突曰策名委質賦乃

辟奮躍淵塗跨騰風雲答賓戲曰振披或統驍騎或據領軍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

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

構堂基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右羽冠味道無競惟時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膂毛詩曰無競惟烈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多才豐藝彊記洽聞

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草隸兼

善尺牘必珍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為榮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散

璞發輝臨軹止作令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

官肅我朝命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

年更名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尚書周

獄庶聽參臯呂稱侔于張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

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

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太祖
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
富兵 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

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
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 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紘肇碑曰

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周易烈烈楊侯

實統禁戎碑曰皇祖之司管閭闔清我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闔闔門漢書

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清宮勳勞進封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

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官乃牧荊州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折衝萬

里對揚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將軍安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聞善若驚疾

惡如讐國語楚監尹文盪謂于西曰夫闔盧聞一善言若驚得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左氏傳蒼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讐豐席卷南

極班固高紀述乘豐繼襄糧盡神謀不忒楊肇伐吳而敗君子之過引曲推直

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負執其咎功

讓其力毛詩曰誰敢執其咎亦既旋旆為法受黜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退守丘塋杜

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指紳升堂入室毛詩曰采繁

位貶道行身窮志逸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弗慮弗圖乃寢乃

疾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

命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戶顯政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

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各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進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

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誅德策勳考終定諡肇

厚齋三謂替勳勞當引左氏謂昔不忘古字昔與焉通用即微子之命曰篤

不忘以昔為察非也今按古文尚書恕不可作証據

文選卷五十六

日肇薨夫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諡曰戴侯漢書曰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列侯薨大行奏諡誄策應劭曰賜與諡及哀策誄文也

疾寮屬含悴毛詩曰歟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

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覆露子也章昭曰潤也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凡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俯感知已識達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深乎知已也承諱切怛涕淚霑襟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襟

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

呼哀哉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蕭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

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並已見上文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楊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

祿勲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勲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誤也漢書

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巫

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

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若乃清才雋茂盛德

日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既藉三葉世親

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往歲卒

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欵誠

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

已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

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各器雖光勲業未融

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鉤深

探賾味道研幾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毛詩曰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邁閔曾未齒髻鄭玄周禮注曰齒毀齒也埤蒼曰髻髮也如彼危根當此

作經誤

衝飈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弱冠流

芳雋聲清劭節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安置撰錄先訓

俾無隕隊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

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在已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予猶父

不得猶子論語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

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

寢疾彌留守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命忘

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曰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靡就寡人嗷嗷

叫 同生悽悽諸舅莊子曰我嗷嗷隨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

和含芳委耀毀壁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芳含而積擢遽毀壁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珪逢不幸也嗚呼仲

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

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

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張衡四愁詩曰

側身此望涕沾中龜筮既襲埏隧既開尚書曰乃卜三龜一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埏墓隧也痛矣楊子

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之臨

穴永訣撫視盡哀毛詩曰臨其穴惻惻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襯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

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歐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眾山所仰梁木眾木所放也

陶徵士詠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貴妃詠一首

袁上

今之

采木實艸如夷精山其應平采木其難平
六亦始無斷盡哀林所主乃重玉曰斷許也
與世長年博密谷川又大山則親身賄前許聖將所無能之取之
敬育氣如草如真持武問身朕見其人幾於于手欲於于中欲善曰

文選卷五十七

西川中圖
氏圖開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楊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哀下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字賢良

方正徵以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家艱

中書郎南陽相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家艱

項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帝也

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天子惠 秦秋四

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

作誄曰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又記曰夏禹名曰文命 克明克聖光

啓夏政 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 其在于漢邁勲惟嬰 漢書曰夏侯嬰為

思弘儒業小大雙名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

顯祖曜德牧充及荆 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 父守淮

岱治亦有聲 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 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

繁玉振 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賓戲曰 如彼隨和發彩流潤 淮南子

如彼錦績列素點綯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綯兮何謂也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 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 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 心照神交唯我與子 莊子子綦曰其

且歷少長逮觀終始 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 子之承親孝齊閔

參 漢書成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事君直道與朋信心

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

曰與朋友友

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弱冠厲翼

羽儀初昇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左氏傳陳敬仲

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典引曰巡忠節允著

清風載興

胡廣書曰建

決彼樂都寵子惟王

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大設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言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

舌惠訓不倦視民如傷

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

乃眷北顧辭祿延喜

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余亦偃息無事明時

呂氏春秋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

疇昔之遊二紀于茲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

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吾語汝眾實勝寡

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眾之勝寡必也

人惡雋異俗疵文雅

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

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得

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

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慨

然歎曰道固不同

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仁由己匪我求蒙

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

誰毀誰譽何去何從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莫涅

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匪緇莫磨匪磷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尚書曰正色率也

不爾以猶致其身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獻替盡規媚茲一人

國語

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

讜言忠謀世祖是嘉

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

讜言聲類曰

將僕儲皇奉轡承華

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殿

先朝末命聖列

顯加

尚書曰道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

氏傳李梁曰於是乎

宜享遐紀長保天秩

向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

如何斯人而有斯

疾

論語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尚書曰文王受

命惟唯爾之存匪爵而貴

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姓

頽豪侈甘食美服窮滋極珍

臨終遺誓永錫爾類

毛詩曰孝子不毀

斂以時襲殯不簡器

臧榮緒晉書曰

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禪復為襲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

南史殷景文雅此俗字宜避不宗諱耶

薄其葬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贏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在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班固

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傑操明達因而彌亮柅輅既祖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柅輅

車也周禮曰喪視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顯孫師有容體資質存亡不訣逝者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

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碑曰巖藪知名失聲揮涕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

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

尚書傳曰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

襲因也不敢適子素館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今撫孤羊前思未弭後感仍集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

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 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固固岳誄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

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傳暢晉諸公

弁武庫火北地盧小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毛

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曰王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俾百姓流亡頻於

塗炭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

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為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遁若夫偏師裨

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魏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

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車殺其將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

望於境東觀漢記章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與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

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秦隴之僭鞏更為魁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

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左氏傳曰凡師輕曰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

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十雉言群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

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

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蕘罄絕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饗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

也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芻以鐵鑠機關既縱礮而又昇焉以

鐵鑠擊不為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曰高城深塹具

焦之麥柿字相角之松說文曰柿削柿也用能薪芻不置人畜取給相楮也楮棧也

青煙傍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木火然其中青煙颺其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

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實壺鋪雷無以偵耻之墨子曰若城外穿池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嬰

內井使聰耳者伏罽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將穿響作因焚積火薰之

潛氏殲焉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采穰注曰大麥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

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

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

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

斛考訊吏兵以橫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槁也楚荆也夏與橫古今字通大將軍屢

抗其疏干寶晉紀曰梁王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群寇管子曰民無耻不可以固守以少禦

眾載離寒暑莊子曰晉之善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

勲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効假授言

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

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

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

追諡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然黎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言黎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

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

害也雅曰妬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質首之讐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質首

質首之讐也甘茂與樗里疾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

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昔乘丘之戰縣玄賁奔父甫御

且猶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五

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

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

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

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劔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

為之誅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劔而叱之何休曰手劔持拔劔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一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

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已策

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未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知人未易人

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

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

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萋萋羣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婪王又啓之說文

鞏更恣睢潛踣官寺呂氏春秋曰杜陵說上黨相詐驗為夔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就逐於京師齊萬虓呼闕呼震驚

獨行恣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

台司

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又曰雷驚徐方春秋漢合學曰二公在天法三台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曰劔奴詣張魚降

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

彤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天攻右五斯為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流星矢如雨見上文

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懼也尚書曰號泣

於昊天變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

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累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

馬生爰發在險彌亮毛詩曰賦政丁外四方爰發精貫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肅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稜威可厲

儒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懼子鄰國孟子曰雷雷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傳曰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二軍之士皆如挾纊

羣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畏懼患禍者也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天

惟此馬生才博智贍解嘲曰雖其人之贍偵命以瓶壺劇結靈以長壑徐爰射雉賦注曰劇割也鋪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戶滿窟拈穴以斂廣雅曰拈也

蒲溝 木石匱竭其稗空虛矧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

然勁忿貌也擱與擱同下板切 矧 梁為礪柿廢 松為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

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禮注曰質木槌也 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

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漢書曰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 聖朝

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度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慕蔡邕趙 彌長

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 十世宥

能表墓旌善左氏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

比干之墓賈逵國 思人愛樹甘棠勿翦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翦 矧乃吾

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

孰是勲庸而不獲免猥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鄭

毛詩箋曰 惡直醜正 牧人透逸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聞

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舉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 忘爾大勞猜

爾小利方言曰 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 慨慨馬生破破高

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 發憤因圍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

終所不嗣事于齊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

有如河乃曉受哈 千為絳繒衣盡以五采龍文束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

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

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 張孟運籌危趙獲

安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

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

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

策於帷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

爭韓詩外傳曰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秋隸可頒況曰家僕周禮有蠻隸夷隸

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戰國策曰韓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縉聖明明天子旌以殊恩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

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死而有

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誅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眾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二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

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

東郡國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肇誄曰將宏王略獯虜間釁劇剝司亮

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幽并騎弩屯逼鞏洛物理論曰幽

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之弓勁關中詩曰列營基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贊奮其

悍之士列營緣戍相望屠潰曰攻潁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

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眾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罷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

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達身飛鏃毛詩曰佻佻

曰獨行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

義以死徇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

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

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

存亡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

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

明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傳曰晉蒐于夷

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穀梁

一本注無左傳二系

陽州地名與
陽氏何干而
賢及之

東漢有陽
城

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苦夷致果題子行間
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

忠壯之列宜自爾先舊勲雖廢邑氏遂傳
左氏傳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

惟邑及氏自温徂陽
左氏傳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

之子之生立績宋皇
毛詩曰之子之生立績宋皇

如彼竹相負雪懷霜
孫子曰貞人在冬則如彼竹相負雪懷霜

駟配服驂衡
駟配服驂衡也服謂中央兩馬來轅者在服之左曰驂右曰駟四馬曰駟

王略未恢
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

函陝堙阻灑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

埃路無歸
母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埃路無歸

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

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
交黨與也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

紫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
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

料敵厭難時惟陽生
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厭難時惟陽生

邊矣德虜乘障犯威
尚書王曰邊矣西

鳴驥橫厲霜鎬高鞏
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騰隼橫厲又曰昌頓乃

軼我河縣俘我洛
左氏傳曰我王官迄與軼古字通

攢鋒成林投鞍為

卒無半菽馬實掛
漢書項羽曰歲饑民貧卒食半菽公

守未焚衝攻已濡褐
左氏傳曰

勉慰痍傷拊巡飢渴
左氏傳曰

力雖可窮氣不可奪
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義

立邊疆身終鋒枯嗚呼哀哉
劉熙釋名曰

青曰非臣待

衆仲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

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

襄王勞文公而賜之

温狐氏陽氏先處之

頭曰狐射

姑賈季也

毛萇詩傳曰奉力也戰國策鞠武

曰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慮沉

如彼竹相負雪懷霜

孫子曰貞人在冬則

松竹在火則玉英

如彼駟

駟配服驂衡

服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駟之為駟乃配服而參

邊兵喪律

王略未恢

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

函陝堙阻灑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

埃路無歸

母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埃路無歸

野有委骸

漢書王恢曰轄車相望又高祖令曰

士卒從軍死者為轄歸其縣應劭曰

轄小棺也服虔曰轄與轄古字通司馬

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

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

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

紫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

料敵厭難時惟陽生

邊矣德虜乘障犯威

尚書王曰邊矣西

鳴驥橫厲霜鎬高鞏

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騰隼橫厲又曰昌頓乃

軼我河縣俘我洛

左氏傳曰我王官迄與軼古字通

攢鋒成林投鞍為

卒無半菽馬實掛

漢書項羽曰歲饑民貧卒食半菽公

守未焚衝攻已濡褐

左氏傳曰

勉慰痍傷拊巡飢渴

左氏傳曰

力雖可窮氣不可奪

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義

立邊疆身終鋒枯嗚呼哀哉

劉熙釋名曰

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

矢末曰括

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

矢末曰括

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

矢末曰括

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

矢末曰括

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

矢末曰括

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

矢末曰括

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

貞晉策攸記賁父汧督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之路

疏爵紀庸恤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嗟爾義士沒有餘喜

鳴呼哀哉

陶徵士誄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桂椒信芳而非

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豈期深而好遠哉蓋

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

之薄也言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

峻節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奔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于首陽山二輔二代

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鄧曄能守山西禰衡書曰訓夷皓之風

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

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而繇世浸遠光

靈不屬東觀漢書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至使菁華隱沒芳流

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論語子曰而道路同塵輟塗

殊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賦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陸機詩曰

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棲末景游豫攝餘蹤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

非稱師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

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井曰弗任藜藿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母老

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

懷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始不如父宣王

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愜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

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

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心義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初辭

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孫盛晉陽秋曰借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

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定迹

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公羊傳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殺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紉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

魚菽之祭織紉助緯蕭以充糧粒之費殺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紉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

家貧特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為蒲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伶集有酒德頌簡棄煩促就成省曠

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始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

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馬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下公

忘爵祿而化則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

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

淑貞張衡靈憲圖注曰寂冥冥默不可為象夫實以誅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

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諡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白克曰節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

漢書曰義臣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茂彼

名級葛龔遂初賦曰承參龍之洪族既高陽之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孝友睦姻任恤

鄭玄曰睦親於九族然諾之仁恒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繁貞夷粹

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

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入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向同說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於身必

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墮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

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信而好古世霸虛禮州壤推

風世霸謂當世而霸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聞德虛已禮推風推挹其風也孝惟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

甘於東隣之性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暴母遂

曰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度

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

曰清居之士太原則郗超子稚賓舉州郡茂材數病土管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歸來歸去來也

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阜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汲流舊嘯葺宇家林廣雅曰葺覆也晨烟暮藹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

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人否其憂子然

其命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非直也明是惟道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紆纒

幹流冥漠報施鵬鳥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禪之與福何異糾纏乎魏武文曰悼總惟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孰云與

仁實疑明智言辨也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于明智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謂天蓋高胡

譽斯義言天高聽卑下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履信易憑思順何實

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萇詩傳曰實置也年在中身疾維疴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疾曰齊侯疥遂疴杜預曰疴瘧疾也視死

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行義視死如歸藥劑弗嘗禱祀非恤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語子曰口之禱久矣

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敬述靖節式尊

遺占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口占謂口隱度其車丁令人書也有不願曲沒無求贍省計却賻輕哀薄斂

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云云宋臣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

嗚呼哀哉河圖考鉤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深心追往遠情逐

化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

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

誨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

賦曰遠與國而卷舒西征賦曰多識前世之載

取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殷鑒不遠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禮記曰孔子楸然作色而對

違眾速尤迂風先蹙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眾迂世淺為尤悔深作敦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葉未必撇也飄風與

身才非富具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各有時而滅恐已恃才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誠也啟音永

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俗通曰

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康為諡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諡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

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米柳下諡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同塵已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

鳴呼哀哉康黔慶恩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并序殷洪儀嘗時傳為義宣之女此言毓德素里卷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律谷泰谷也吹律以暖之

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邪行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

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

辭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

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

悼泉途之已宮碑蒼曰閭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終生事亡因以為名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

而望椒風嗚呼哀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

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天寵方隆王姬下姻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

揆景陟屺爰臻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薨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國軫喪淑之傷家疑

賈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諡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諡曰敢揆德於旂旒

庶圖芳於鐘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諡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曹植卞太后諡曰

丘烟因熅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

逐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

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楊修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初齡左九嬪武帝望月

方娥瞻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娣娥以不死之藥毒月漢書曰毓德素里棲景宸

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處麗絺綌出懋蘋蘩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

以采繫于沼于汜廣雅曰黃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翼訓

姒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

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陳風緝藻臨豕

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史三史分微風國風游藝殫數撫律窮機律六律躑躅冬愛怗悵秋暉楚辭曰蹇淹留而躑

踏左氏傳曰鄂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展如之華寔邦之

媛毛詩曰展如之媛人兮邦之媛也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

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詩毛

帝女金相式法也言皇之胤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皇胤瘠式

聯跗齊穎接萼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之韡韡鄭玄以蕃以牧燭代

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視朔書氛觀臺告稜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八頌局和六祈輟滲周禮曰人掌占龜以八筮占人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

衡總滅容翬翟毀衽包咸論語注

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宜貴妃擬漢

輅晨遷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離宮天

別殿雲懸西都賦曰徇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

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中巾箱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

露凝兮歲將闌闌猶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夏侯湛有金缸

怨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茫昧與善寂寥餘慶淮南子曰茫

令嗚呼哀哉牽秀四言詩曰坤德尚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

階撤兩奠庭引雙輶儀禮曰屬引撤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

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

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司馬彪漢書曰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

根車旋載容衣

潘岳妹哀辭曰庭祖兩柩路引雙輶爾身爾子永與世辭

慟

慟

慟

慟

而去城闐嗚呼哀哉

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莖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哀內諸侯

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文曰闐城肉重門也經建春而右轉循闐闐而逕

渡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大皓以右轉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闐闐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渡旌委鬱於飛飛龍透

遲於步步毛詩曰周道逶遲鏘楚挽於槐風喝邊蕭於松霧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喝嘶喝也邊蕭蕭聲遠

也涉姑繇而環迥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終是

曰後漢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莖於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環喪車郭璞曰繇音姚晨輶解鳳曉蓋俄金解鳳飾蓋

斜金瓜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輶車如淳曰輶輶車形廣大有羽飾其泉賦曰乃登夫鳳凰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輶車以輶輶車為倅也臣贊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輶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輶車也然輶輶車吉儀環說也桓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俄傾也山庭寢日

隧路抽陰黃圖曰陵冢為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重扃闕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永逝曰

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濤許慎淮南子注曰濤涯也響乘氣兮蘭馭

風德有遠兮聲無窮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嗚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下宿與緒胤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侈於浩庭卒銜卹而

俄龍輻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輻軸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輻輿車也嫂姪兮

惇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啓明

成日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與兮歡樂渺彼遙思兮離居

歎河廣兮宋遠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去故作此詩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葉杭之誰謂宋遠跋子聖之今奈何兮一

舉邈終天兮不反大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

靈輶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

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相於庭說文曰酌饌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

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髮髮徒髮髮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

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

邁馬回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指房櫳虛兮

風泠泠楚辭曰雲霏霏兮承宇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

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

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

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

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陸已見上文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

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藁還也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降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

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挺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親親身之棺聲類曰塋墓隧也戶闔兮燈滅夜

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塋杜預注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非乎何遑趣一

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睢也又曰睢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虜在吾目中既遇

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美婦婦而

正道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文選卷五十八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沈約宋書曰文帝元皇后諱齊媽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

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

周書曰諡者行之迹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

有定諡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反 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於長寧陵

禮也龍輅

印繩雜

紵容翟結駟

龍輅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徙於祖廟也軸輅軸也狀如轉轆刻兩頭為輅

輅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程餘征切韓詩曰繩繫也鄭玄儀禮注

曰引宿在輅車曰紵甫勿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宣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皆有容

蓋鄭司農云容謂檐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駟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 皇塗照烈神路幽嚴

皇塗吉制故曰照烈神路凶飾故曰幽嚴 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 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

行珮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縷縫之旌旗以為文飾旌旗以銘功也揚雄元后誄曰

之毛莨詩傳曰珮有珩黃瑤瑀砮音居瑀音焉悲黼筵之移御痛翬綸招以之重晦周禮曰大朝覲王設次

載鄭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降輿謂祖載之時柩降於

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其辭曰倫昭儷升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

升伉儷之道皆有物象有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斂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左氏傳

初爍方祇始疑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

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郭璞方言注云爍言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祥發猶

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祕儀景胄圖光玉繩祕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容光而

曰宋有昌暉在陰柔明將進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陰物率禮

蹈和稱詩納順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毛詩

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禮記曰婦爰自待年金聲夙振左氏傳曰叔姬歸于

待年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亦既有行素章增絢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論語曰子

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詩曰象服是宜又曰言俾我王

曰禮後乎馬融曰絢文貌也象服是加言觀維則觀其旂又曰柔嘉維則

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悖尚書曰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蔡邕表公夫人碑

之流毛詩曰仲氏方江泳漢動謠南國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江漢之域無思

任只其心塞淵伊昔不造鴻化中微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

用集寶命仰陟天璣明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天璣喻

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室禮記

宮魏明帝苦寒行曰修德乎紫闈八月自懷柔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孝達寧

親敬行宗祀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莨曰父母在則有時歸進思才淑傍綜圖史詩毛

序曰關雎樂得淑女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國語泠州

也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壺政穆宣房樂韶理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禮記曰古

者盛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壺政穆宣房樂韶理者天子后立於宮以聽天下之內坤則順成

五臣作動

文選卷五十一

星軒潤飾

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

德之所屆惟深必測尚書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下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

下節震騰上清眺側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衆陰之長妃

有來斯雍無思不極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謂道輔仁

象物方臻視稜視

告診不至也周禮曰既融收華委世

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李軌曰

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且生於猗蘭殿

戒冰在碑儀禮曰死三日而碑三月而墓說文曰碑瘞也楚辭曰靚

八神警引五輅遷跡今振殷麟而軍裝周禮曰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灑零已見上文毛詩曰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哀策既矣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

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虛賦曰按節未舒鄭玄毛詩

紫蓋眇泣素軒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

邑野淪藹戎夏悲謹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

齊敬皇后哀策文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

謝玄暉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

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

瑩將耐于某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二因以為名

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曰某乃使兼太

彈今本宋書註律

劉駒駱玄根賦曰致垂棘以為婦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

宗崩改葬耐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翠帶舒阜玄堂啓扉

張協賦曰翠幕蠅連張衡呂司徒誅曰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修夜長俎徹三獻筵卷六二杜預左氏傳注曰徹去

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祿衣哀子嗣皇帝懷屢衛而延首也禮祭必三獻周禮曰想驚輅而撫心周

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屨車之役衛鄭玄曰屨車柩路柩載柳四輪治地而行有似蚤因痛椒

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身隔兩赴時

無二展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類淵謂于路曰反旋詔左言光敷聖善鄭玄禮記注曰

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其辭曰帝唐遠胃御龍遙緒班固漢書

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在秦作劉在漢開楚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

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肇惟淑聖克柔克令克柔已見上文毛清

子曰祖自虞已上為陶唐氏在漢表靈曾沙膺慶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

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帝也為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毛詩序曰采繁夫人不失職也詩

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敬始絃縱教先種桂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蠶玄統公侯夫人

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平今王翁鄭孺徒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先德昭光君道方

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與天下膺慶已見上文愛定厥祥徽音

允穆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厚下曰仁藏住伊智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葛覃后妃之德也詩曰于佐求賢所謁無訛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顧史弘式陳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十亂斯俟四教罔忒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

之人出種桂之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川流已見上文揚雄書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種而獻於王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公宮南國並軒

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厚下曰仁藏住伊智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

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十亂斯俟四教罔忒于寶晉紀總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著

人焉九人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忒差也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貽我來牟孔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已見上文

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也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已見上文

先驅王逸曰閔子不祐慈訓早違毛詩曰閔子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晉曰肅

聖舒月御也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尚書曰肆子冲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

背也壽宮寂遠迷心廟虛歸嗚呼哀

故楚辭曰蹇將憺予壽宮王逸曰壽宮
帝遷明命民神胥悅明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

公謀父曰至於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
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
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禮記曰后治陰德也空悲

故劔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為鳴呼哀哉禮記曰

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為
璋瓚奚獻禕禴罔詔周易曰乾為君為父

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贊裸口大宗執璋瓚亞裸鄭玄曰大宗亞禘容夫人有故攝焉璋瓚

夫人所執又周禮注曰裸謂以圭贊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
馮相告稜宸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貽

厥遠圖末命是獎謂顧命令耐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懷豐沛

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豐沛喻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

敞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記曰舜

之間鮒隅之山帝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銜犯於松楸禁

顯頊與九嬪塋馬各白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望承明而不入兮度

斷曰金鉸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
繼池綽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禮記曰飾棺君三

荒之瓜端若今承雷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鄭玄
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依柳毛詩曰造舟為梁

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分昔迴塘山春秋藉閼宮之遠烈兮聞續

女之遐慶毛詩閼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

而表命禮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慕方纏

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嚮南宮皇太后因過按

遺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

轉綵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

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毛詩曰

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
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郭有道碑文 并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漢書太原郡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

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蕭氏陵在武進故云豐沛

太祖紀云梓宮于東府前諸門藉田賦曰清洛濁渠

謂婦自潛邸也

於時佛法未中國安得毒寶鏡為甲觀之佩明是六朝人附會之書也撫鏡當引明帝觀陰后鏡奩中物事

號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號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

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公羊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

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若乃砥

節礪行直道正辭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節礪行樂道貞固足以幹事

隱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于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邊伯玉

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周流華夏隨

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于

時纓綉之徒紳佩之士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纓纓鄭玄曰纓纓飾也孔安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猶百川之歸巨

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爾乃潛隱衡門收

川勤誨毛長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周易曰匪我求

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漢書李尋傳曰王根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

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

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稟命不融享年四十

有一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曰建比我四方同好之人

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曰終其永懷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

之事左氏傳穆叔曰太上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

述也毛氏曰先民有作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

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

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純

懿淑靈受之自天毛詩曰有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

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襄曰卻毅可臣取匪惟披華

之為大高海淵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矣

乃尋厥根

法言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

宮牆重仍允得其門

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懿乎其純確乎其操

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洋洋搢紳言

觀其高

音告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

棲遲泌丘善誘能效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論語顏淵曰夫子

循循然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猶召也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言有召貢者委

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秦太常趙典舉秦有道並不應召或為台

降年不永民斯悲悼

尚書祖乙曰降年有永有不永

爰勒

茲銘摛其光耀

韋昭漢書注曰摛布也

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

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

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然蔡邕

之時雖有許縣或曰許昌非也

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

易通卦驗曰太皇之先興曜含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虛曰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

兼資九德總修百行

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臯陶曰克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

誘善導仁而愛人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善誘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使夫少長

咸安懷之

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其為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

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孝

經曰進退可度

不徵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

論語子貢曰惡徵以為智者惡許以為直者父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類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

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

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

政以

禮成化行有謚

左氏傳晉卻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雅曰謚靜也

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

知命澹然自逸

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侮我友自逸

交不諂上愛

不瀆下

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及文書赦宥

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

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

老致仕者也

四門備禮閑心靜居

尚書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

范曄後漢書大

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授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

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

伯超補三事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

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

而已皆遂不至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

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方音曰躋登也慙於文仲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

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

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孔安國尚書傳曰

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周易曰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

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文文伯卒敬大將軍

弔祠錫以嘉謚范曄後漢書曰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

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又納命次曰五嶽天不憖遺老俾屏我

王左氏傳孔丘卒公諫曰天不可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

梁木具不憖遺一老俾屏指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漢書有儒林傳傳曰郁郁乎文哉

文也論語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

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二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

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名也李陵含光醇

德為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

德而守終純固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

與比縣會莖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

初宮至太僕總麻設位哀以送之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之總者縷細如絲也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遠近會葬

十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

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直部大掾以成時銘

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乃作銘曰

我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嶷嶷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於台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

既喪斯文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微言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微言已見

也作已文選卷五十八

顧命古人通用不避

魏志鄧艾傳作文為世範行為士則非

也作已

賦曰將圮絕而罔階論語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有極毛詩曰如可贖

褚淵碑文 并序

王仲寶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

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云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

矣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之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

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

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及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

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其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爰逮兩漢儒雅繼及

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

穆公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哀字季野德合當時行比州壤魏書曰陳寔德冠

深識減否不以毀譽形言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亮采上室每懷冲虛之道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可謂婉而成

章志而晦者矣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

軒冕相襲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明主累起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

璋而挺曜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

初學業隆弱冠弱冠已見上文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義王隱晉書曰泥勝之

穆敦九族蔡邕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金聲玉振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孝敬

淳深率由斯至毛詩序曰成孝敬表宏竹林名士傳曰率由典常盡歡朝夕人無閒言禮記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

劇秦美新曰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音徽即徽音也

音韻字弘深喜愠莫見其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心明通亮用

人言必猶於已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已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

不濁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宏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清濁不可

量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顛綜覈

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味鴟冠子曰所謂命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

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漢結叔使張老

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曰淵少

高晉姻武子方斯茂如也三輔決錄曰平陵竇叔高以經術稱學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眾天子異其

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焉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長詩傳曰蔑無也釋褐

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

家寵冠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具瞻之範既著言衡之冕當世

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書曰三公在出參太宰軍事入為

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

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

心車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漢書天下願焉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其宅

曰階費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蕭子顯齊書曰淵喪過乎京幾將毀

滅周易曰喪過乎哀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

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

言如絲其鄭玄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禮

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恪居左氏傳曰恪敬恭朝文于時新安王

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于鸞字

儀龍顏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于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

也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韋昭漢書注曰銓稱錘

注曰大康四年詔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裴楷字叔則河

東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裴子野宋略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泰始之初入為侍中裴子野宋略

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

尚阻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

王休仁南討賊屯鵠尾洲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寬碑曰

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 漢書崔諳奏記曰宋光衣冠子 孫爾雅曰緝和也緝與輯同 內贊謀謨外康流品 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將軍鄧禹與

其箴曰銓管人 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 朕謀謨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

流品濛濛濁 失勞舉無失德 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君 績簡帝心聲敷物聽 崔駰武賦曰假皇

大傳曰文王施 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 天子問帝心尚書

政而物皆聽 之功膺庸祇之秩 惟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 祇祇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 封雲都縣開國伯

食邑五百戶 漢書有豫章 郡雩都縣 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丘之志 國語曰惠王以梁

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歿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 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 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之越人穢之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

受請寢丘與 所受田邑不盈百井 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久之重為侍中

之至今不失 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南之庸 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

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 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 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

詩衮職有繡維仲山甫補之 晉書丹楊郡 止其中 丹楊京輔遠近攸則 漢書曰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

二千 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 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

丹楊山下多赤 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 吳興矜帶實惟股肱 李尤函谷關銘曰矜帶

柳在西也是 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 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頻作一守竝加蟬冕 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

楊之木審 中常侍加 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左氏傳郤至之 明皇不豫儲后幼冲 沈約宋書

潤州丹陽始 帝附蟬 皇帝諱或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 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 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 貽厥之寄

允屬時望 謀以燕翼子 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

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 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 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遠伯玉之行也 弘二八之

高謨宣由庚而垂詠 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 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太宗卽世遺命以公為散

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 太宗明帝也左氏傳荀息 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

無不為忠也送往事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毛詩小 雅文也 自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 左氏傳曰隨武子曰為敖為太宰 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

談 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 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

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

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

賞於士伯者也

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去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對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

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 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

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

朝議以有為為之魯侯垂式

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

存公忘私方進明準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為

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

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不我與屈已弘化

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

弘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

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宜哉韋昭曰三

圖窺窬神器

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

鼓棹則滄波振蕩

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

建旗則日月蔽虧

遺同黨杜墨蠶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蠶至杜姥宅宮省怖擾於是城內分遣諸

風翔入京師而雷動

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蠶等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左氏

鳴控弦於宗穆

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觀餽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

流鋒鏃於象魏

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

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

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

寔繁宮廟憂逼

餘黨謂杜

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

亦有熊羆之士

拯王維於已墜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

翼佐

王也

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

刑詳禮義信戰之器

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

也杜預曰器猶用也

劔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

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无不利撝謙詩外

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

莊子曰

以居母艱去官

公主薨毀

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

顏丁之合禮一連之善喪亦曷以踰

天厭宋德水運告謝

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嗣主荒怠於天位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尚書

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彊臣憑陵於荆楚左氏傳鄭王子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廢昏

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群公集議表粲劉乘既不受淵曰

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淵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鑿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論

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潘岳賈充誅曰使夫疑廟定於神算雖無受賑出車

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且守民山川沮澤也兼授衛軍戎政

輯睦牽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順

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帝諱准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邸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躬詣允正徽猷弘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樹之風聲著之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

之奉魏晉魏志曰太祖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臧榮緒晉書曰裴秀

夫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國語藍尹壘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執世之宗晉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

能光輔五君黃亮二代者哉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寸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

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齊高武然此武猶木立蓋終言之黃亮已見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

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白辟衮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蹇遂冲旨改

受朝端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冲旨帝制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劉琨勸進表曰

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蕭子顯齊書曰

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登樓賦曰假高衢而

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

出陪

鑾躅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峻

三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賓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端音因

少章曰苗謂首助也注此誤

曰知足如疎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雒書天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
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為杆古序字也以是
圖緯故曰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
餐餐美也

以遺話講六藝之宏敷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晉書劉劭有酒德頌列仙暖有餘暉

遙然留想暖溫貌莊子曰暖然似春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恩有如

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為君者若蕭肅肅焉穆穆焉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

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子為上卿辭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太祖升遐納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

喪曰天王登遐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

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為教為太宰擇楚

又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國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

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

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

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

詔曰今權順所請以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顯齊書

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遷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蔡邕揚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

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

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

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

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戶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

羣后恒慟於下鄭玄禮記注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言萬國同戚豈

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

貞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虛已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

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

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福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已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也

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蚊蚋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何暇計乎人貴人賤哉

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

孔子歌曰優哉經始圖終式免祇悔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誰云克備公實

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需庶類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言象所未形述詠所

不盡謝慶緒答郗敬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咸贈何也王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

京國左氏傳曰子產爲政與人誦之曰子產若死其誰嗣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禮記衛孔悝鼎銘曰公曰叔舅

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景公鍾也方高山而仰

止刊玄石以表德毛詩曰高山仰止禎衡其辭曰辰精感運昂靈發祥

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去春秋元命苞曰股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據而興齊水德故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昭蕭何昂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發祥已見

文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尚書大傳曰元首明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夫鑑

璿曜踵武前王言君能鑒照璇璣七曜之道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正七政璇璣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曰及前王之

武欽若元輔體微知章言臣能敬順元輔大匡之義體微知章而匡贊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添邪山文曰眈眈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

彰永言必孝因心則友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因心則友已見上文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莊子仲尼謂老

情也善誘已見上文觀海齊量登嶽均厚莊子覽海賦曰觀滄海於芒芒汾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其若海也郭象曰

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五臣茲六八元

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牛也潘岳魯武公誄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內暮帷幄外

耀台階帷幄已見上文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元士庶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顛曰三公上應三台

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既嗣宗勸晉王賧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如風之偃如樂

之諧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諧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我帝典

緝彼民黎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率禮蹈謙諒實身幹南郊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

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尚書大命爲士不得乘朱軒衡館衡門之館也

雲浮孝經鉤命德微猷也儀高構云頽梁陰載缺並見上文德猷靡嗣儀形長遞音逝德猷令

謝惠連祭古塚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數
斗數煩惱故曰頭陀

王簡栖

姓氏英賢錄曰王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
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鄆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

齊國錄事參軍

今春孫補山制府視風命擬此文作者多以為王中
琅邪王所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
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也漢書

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論齊景公曰臣之
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人切劇勿愚切

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
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

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
何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

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

之路

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毘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
佛在毘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

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
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毘邪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然語

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
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

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是故三才既辨識

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彞倫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
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

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

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

言所以識物悟
太極者皆藉言

然又繫所筌窮於此域

又六爻也繫繫
辭也因爻以立

形乎彼岸矣

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
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

盤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
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

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

彼岸絕乎稱謂者
若引之而入有則

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端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

言語斷故法無形象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

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經曰意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周易曰入于幽谷不明也尚書

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

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圓對謂有感斯對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分何適莫之足嬰

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一音稱物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

宮商潛運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隨解類各得解脫

託生王室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知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

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

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拯溺逝川僧肇論曰聘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

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眾聖之美塗大品經說八

正口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於是玄關幽捷感而遂通

玄關幽捷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相喪也

於是玄關幽捷感而遂通玄關難啓善捷易關戴逵樓林賦曰幽關忽其

離健玄風暖以雲頹字林曰捷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遙源濬波酌而不竭遙源濬波喻

曰取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也

行不捨之檀而施夫心愛眾生而行捨捨則增愛

之捨者及於眾生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其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

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眾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眾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蓋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及眾生相釋道安曰解

勒丹青之飾

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

立十三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
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半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朝臣
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
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
金石圖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
形丹青也

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

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人得道以

也 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
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
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苻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
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
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不後還吳入剡王羲
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廬山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不後還
吳入襄陽南遊荊州欲往羅浮屆尋陽見廬山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
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
左春秋命歷序曰東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 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
方為左西方為右 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趨涅槃也 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

蕩 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滂瀉 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 山海經曰泰華
方蜀都賦曰陽鳥迴翼於高標 楊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

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

蕩 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滂瀉 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 山海經曰泰華

方蜀都賦曰陽鳥迴翼於高標 楊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

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

東望平臯千里超忽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

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

絜珪璧擁錫來遊

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馬衍說鮑叔永曰衍珪璧其行

擁杖

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

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

而取緣有有緣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平二業既無三業誰

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

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

迷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

禮記

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

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

班荆蔭松者久之

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

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

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

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

為之薤草開林置經行之

沈約宋書曰孔覲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

薤草開林置經行之

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覲音冀

為之薤草開林置經行之

室周禮曰薙氏下士二人鄭玄曰薙翦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

君諱興宗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剝立禪誦之

堂焉利起七寶塔表剝莊嚴而供養也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

首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

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曹植擬九詠曰徒勤

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僧

徒闖其無人椽椽毀而莫構周易曰闖其戶闖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椽椽也椽棟也可為長太息矣

漢書賈誼曰可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

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

武昭升于上孝經曰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嚴父莫大於配天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

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禮記曰步中武

八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步中雅頌驟合韶護禮記曰步中武

以養耳鄭玄曰韶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

舜樂護湯樂也西被于流沙解嘲曰粵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乃詔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

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

軍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為放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政肅

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契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

刑清於是乎在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寧遠將軍長史江

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蕭子顯齊書劉誼字士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智

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

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因

三語檢禮記
不得蓋今日好
見又非唐初之
本矣

寶元後與崔
慧景同逆為
東昏所誅

贈後為領軍
東昏殺之
南生作
作生時諱尚在
諱字不知誰所
加辛未生而稱
諱作自漢宣武
當村之田也勢
德大跋矣殺西
岳碑之生名稱
得見于石刻者

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

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

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庀徒揆日各有司存

左氏傳宋災使華閉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

左傳臣不心競乃爭

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

競而不力爭

巨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

楚辭曰高堂邃宇盤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

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

飛閣逶迤下臨無地

西都賦曰修除飛閣楚辭曰載

袁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雲旗兮遂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與迤音義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

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

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

金安寶相永藉閑安

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

崖谷共清風泉相渙

周易曰風行水上渙

息心了義終焉遊集

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

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

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

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

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

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章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

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

世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

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

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孔子之徒與小雅

敢寓言於彫篆庶髮乎來妙

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

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極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

萬族

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岐行喙息蠕動蝸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龍賦曰總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

上派澆風下黷

莊子曰德又下衰及之唐虞淳淳散朴淮南子曰為澆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字林曰黷特垢

塵為岳

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溢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日積亦見多為惡日積亦多也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

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作方善薩曰能仁如來與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

尼劉蚪曰能仁哀此悲土俯來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

乃睠中土聿來迦

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衛

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來

奄有大千遂荒三界

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

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

殷鑒四門幽求六歲

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

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惟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亦既成德妙盡無山到幽閑處菩薩即拾葦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

為 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 帝獻方石天開淥池 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飲 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羊河輟 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

水寶樹低枝 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 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瑞應經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 修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變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 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頭陀經曰 震大法鼓推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 者山廣運給園多士 法華經曰佛 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閣嶠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金粟來儀文

殊戾止 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春秋元 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 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象正雖闌希夷未缺 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 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 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 記曰酒闌漢書音義文

穎曰 闕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 於昭有齊式揚洪烈 毛詩曰文 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畧 釋綱更維玄津重榘 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 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 書音義章昭曰榘榘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禪慧禪定智慧也 倚據崇巖臨睨通 也音裔翊泄切叶韻 楚辭曰忽臨睨夫舊 鄉說文曰睨邪視也 溝池湘漢淮阜衡霍 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 城江漢 臙臙武 亭臙幽幽林薄 毛詩曰周原臙臙董茶如飴上林賦曰亭臙于里靡不 以為池 臙臙武 亭臙幽幽林薄 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 曰林高誘淮南子 媚茲邦后法流是挹 毛詩曰媚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維摩 注曰深草曰薄 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 眷言靈宇載懷興葺 毛詩曰眷 淵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刻鏤也毛詩曰如聳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 辭曰葺之兮荷葢王 丹刻翬飛輪與離立 左氏傳曰丹栢宮楹又曰刻栢宮栢杜預曰 逸注曰葺葢屋也 刻鏤也毛詩曰如聳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 宜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 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詠曰鳳凰立翥 象設

既闢睟容已安 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 桂深冬燠松疎 信根於心色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之貌

夏寒 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 神足游息靈心往還 瑞應經曰佛已神 夏寒爾雅曰燠煖也 足適鬱單日界 勝幡西振

貞石南刊 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 彌衡顏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文選卷五十九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

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

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憖過江居晉穆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

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

王命論曰暨于穆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布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相代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

日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靈源與建頊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

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

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門

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帝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

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畧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退氣蓋當時

考景皇帝合道居貞卷懷

前代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元追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

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下靈

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風雲身負日月

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叶文萬蝶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

并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

立行可模置言成範

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傅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

外發清明內昭

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高明在躬氣志如神

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也毛詩曰因心則友

簡久遠心大之方率由斯至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

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

照昭若三辰之麗于天

毛詩曰沐之游之周易曰百世日月用而不知

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

德無爽

傳子曰一漢之臣職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合璧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六幽允洽

幽尚書曰德惟一動因不吉

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

論語曰仰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

泣事之年

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蒞事惟能

軍麾命服之序監

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

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

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

水德方衰天命未改

謂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畧也

謂宋

也左氏傳王孫滿曰今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易曰見龍在田時全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

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龕世拯亂之情獨用

懷抱廣雅曰龕取也深圖密慮眾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公陪奉朝夕從容左

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周書晉平公使叔與於周見太

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

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羅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

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

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頭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東曰

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方軌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細封安陸侯漢書

名木神以其方色木之方軌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細封安陸侯漢書

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

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楊子雲解嘲曰析人之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

之孔安國曰言堯公以宗至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書曰協隆

三善仰敷四德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沖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

二曰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眾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博望之

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

獻替帷宸實掌喉唇國語史點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

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東觀漢記曰樊亮字文高每當直前暉後光

非止恒授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

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出納惟允劍璽增華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

應劭漢書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

是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

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

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
上錄焉以定法式輔弼執事以翼天子也
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天上帝

方求民之莫功固漢書引詩
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
姑蘇與壤任切關河輿壤猶與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

益關河之重
都會殷負担封百萬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最壯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并臣瓚案舊說云提
全趙之袷服

稱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肩
乃鴻濤舊吳作守東楚蕭子顯齊書曰

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祖鴻飛允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章秀祖
弘義讓以勗君子

振平惠以字小人論語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于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

無或敢伏小撫同上德綏用中典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

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

緝熙氓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

大啓上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

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馬唐曰臣聞上衿帶中流地

殷江漢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三江名吳都

西通鄆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鄆南鄆人杜預曰鄆今鄆鄉縣南江水之北

是惟形勝閩外莫先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閩外已建麾作牧明德攸在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漢以

之穴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明無不察容光之微

必照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史記臯陶曰邇

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

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阮嗣宗勸晉王賡曰邑居不聞夜

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宗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

劉良注小街
巫二山名

文選卷五十九

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
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
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果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
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
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
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

寄隆儲端任顯 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
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
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

秀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
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

績斯侯 蕭子顯齊書曰緬遷 **禁旅尊嚴士器彌固** 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邑總齊
禁旅周易曰士器者莫若長子

宄神臯地埒分陝 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宄西京賦曰寔惟地之
與西神臯表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江左**

以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 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臯
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 **淵藪香萃崔蒲攸在** 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
越上崇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

雲屋萬家 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 **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
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群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

方斯易理 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
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

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 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會稽太守漢書曰緬為定襄太守
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修敷化二郡威教

誠恕既孚鉤距靡用 杜預左氏傳注曰字大信也漢書
曰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為鉤

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剪 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召見諸
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吏坐里間聞出者有赭輒收縛之一日佃得數百人盡行法罰

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哀矜已 **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 范曄後漢書曰
劉寬字文饒私

穎川時雨無 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
孔子曰木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

以豐其澤

趙岐二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潁川化如時雨擊虞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

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

後漢

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

感達民祗非待期月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巳可也三年有成

成

老安少懷塗歌里

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

孫卿子曰夫暴

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

麾旆每反行悲道泣

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

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侯後拜潁川太守老弱啼號填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

始元年造謁者侯盛齋壘書徵霸百姓號呼

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漢書曰何武為

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雷霸期年

城漢池南顧莫重

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北指嶠潼塗不過七百

嶠二嶠也

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准論曰西接嶠武關路曾不盈千

西接嶠武關路曾不盈千

漢書音義應劭曰嶠山

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

蠻陬夷徼重山萬里

魏都賦曰蠻陬夷徼落張楫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木爲

夷狄界也魏都賦

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

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鬼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

利大人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畧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畧強取也

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

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群

史記曰攻剽椎埋掘冢皆爲用耳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

謂發冢也

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

賈逵國語注曰

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

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

北風

未起馬首便以南向

魏志臧洪答陳琳書曰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

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

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孽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

永明八載疆場大

駭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胸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

天子乃心北眷聽

朝不怡

揚旆漢南非公莫可

蕭子顯齊書曰紉爲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

曰漢南之國聞揚之德歸之

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

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干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遄征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李尤武功歌曰恩曾洽威令行首塗循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或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表宏爲機對辯速宏爲東郡

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

漢書音義曰躅迹也牛酒日至

壺漿塞陌

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以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失

義犬羊其來久矣

漢書各臣奏曰大尉掾應劭等議

徵賦嚴切唯利是求

左氏

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首鼠疆界災靈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與公孫共禱共禱禱何為首鼠

以喻公扇以廉風乎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東觀漢記

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饅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

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按大本難欲吾擊強宗也抱兒富戶欲吾開門恤

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

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門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辛

苦諸童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

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一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金如粟而弗

覩馬如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負空然明燉燉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无戎豪帥感

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雞雉必懷豚魚不爽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

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雞雉必懷豚魚不爽令時郡國頗傷稼大牙緣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接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雞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豈不犯境此

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廣雅曰落謂村

此三異也具以狀言支周易曰信及豚魚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居也左氏傳曰

衛遷形于夷儀推髻鬢首日拜門闕漢書曰尉佗離其跡

韻尚書曰島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禮義既敷威刑具舉

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疆民曠俗反志遷情韓詩曰獲彼淮夷辟君曰曠覺寤之貌劉駒

手長詩傳曰具俱也

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蔡彤為遼東太守富商野次宿乘亭商

切國語叔何曰絳之富商韋蕃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温令境內蝮蝗

弗起豺虎遠跡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

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

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

敢南牧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間為國賊者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遼方欲振策燕

趙席卷秦代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楚

曰龍駕兮帝服聊翔翔兮周章傳而邁疾彌留欵焉入漸尚書曰疾大漸惟

玄乘輿馬賦曰紫蓋盈漂以連翩而邁疾彌留欵焉入漸幾病日臻既彌留

未桑婦下機曹植荀侯誄曰機文參請門衢竝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維永明

九年夏五月二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賈

颯然吹木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潘昂荀或碑曰男

四境蕪塗巷傳也接音邑里相達夷群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邪

邑竝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

市之慕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相枝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跳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大馬牛

羊祜薨贈太傅南州以市日聞喪即號哭罷市**對而為言遠有慙德**尚書曰惟神駕

東還號送踰境蕭子顯齊書曰緬喪還百姓緣河木悲泣**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齊書曰

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

萬饋曰莫韓詩曰萬人顯顯仰天告訢**楚囊之請惟幾而彌固**顯顯歎慕盈塗

仲茂賤曰舉國**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左傳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是志**衛魚之心身**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

亡而意結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遠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

召伯王而貴之彌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

部諡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

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

書曰城門校尉掌**開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邁沈痾縣雷氣序世祖日夜**

憂懷備盡寬世祖武帝滅榮緒晉書賀循賤曰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寬譬見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

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

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遇害上與眾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

酒肉坐臥枕席有泣涕處**若此移年癯瘠改貌**爾雅曰瘠瘠也與癯同案俱切**天倫之愛振古**

莫傳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

顯齊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分命懿親台牧竝建**尚書曰分命義

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

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改贈司徒因諡為郡王禮也惟**

此之瑞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

擊斝之麗篆籀之則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擊斝李軌曰擊斝中喻今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中帶皆文之如繡也漢書史

籀音義曰周宣**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

王大史作大篆**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孟

頌漢書八體六枝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為

符曰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孤刺木為矢孤

民先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位非大寶爵乃上天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爰始濯纓清猷濟發楚辭曰

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

惠露霑吳仁風扇越陸機謝成都

為盛周易曰簡則易從又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

草木不天昆蟲得性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我有芳蘭民胥攸詠毛詩曰齊子

群夷蠢蠢巖別嶂分爾雅曰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

挈妻荷子負戴成群莊子曰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上迴首請吏曾何

足云封禪書曰昆蟲聞澤迴首面內漢書曰昔聞天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無

龍頓轡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斯民曷

彼蒼如何興山止簣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四牡方馳六

仰邦國殄瘁毛詩曰人之云齊頌晏平行哭致禮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

趙祖昌國列邦揮涕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

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頤曰夫子哀感徒庶慟興雲陛左思七畧曰閭甲弟之

階毀留廣哀建雲陛之豈我

攢川汎歸軸禮記曰君殯用輶攢至于上鄭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棺以競羞野奠爭

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無絕終古惟

蘭與菊楚辭曰春蘭兮秋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東首

瑩園卽宮長夜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瑩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逝川無待

黃金難化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祠寵則致物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墓誌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劉先生夫人墓誌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

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法

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任彦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

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修鴻納之共遊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質春為事雖備休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

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

復有令德一與之齊

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拔廣

不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立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

貢見項憲原憲杖藜應門

欣欣負載在冀之畦

音攜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傳曰曰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

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

矣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蕭子顯齊書曰嶽百丹陽丹陽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承相遵之後也

籍甚一門風流遠

尚

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甚習擊齒音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

肇允才淑闡德斯諒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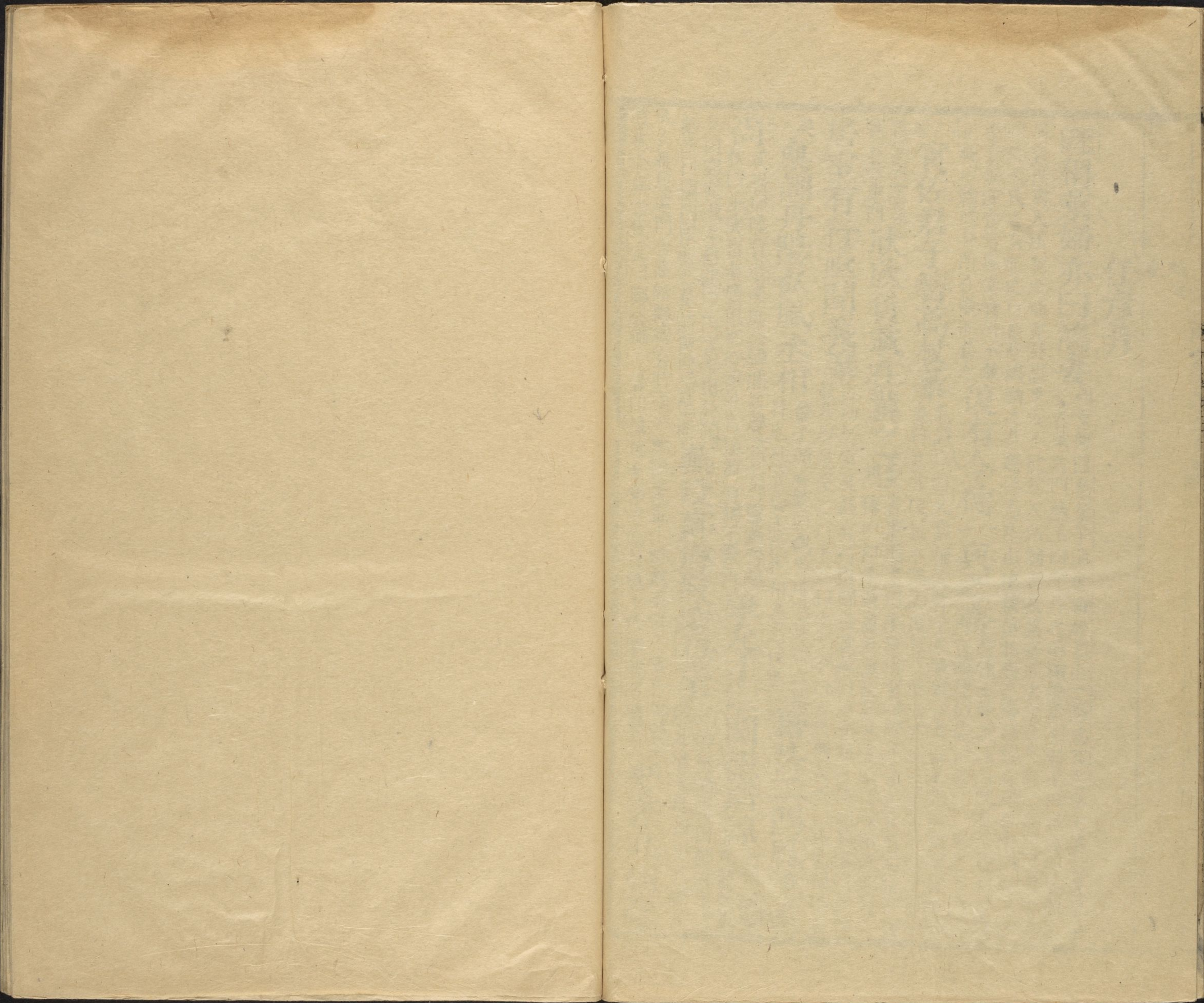
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闔門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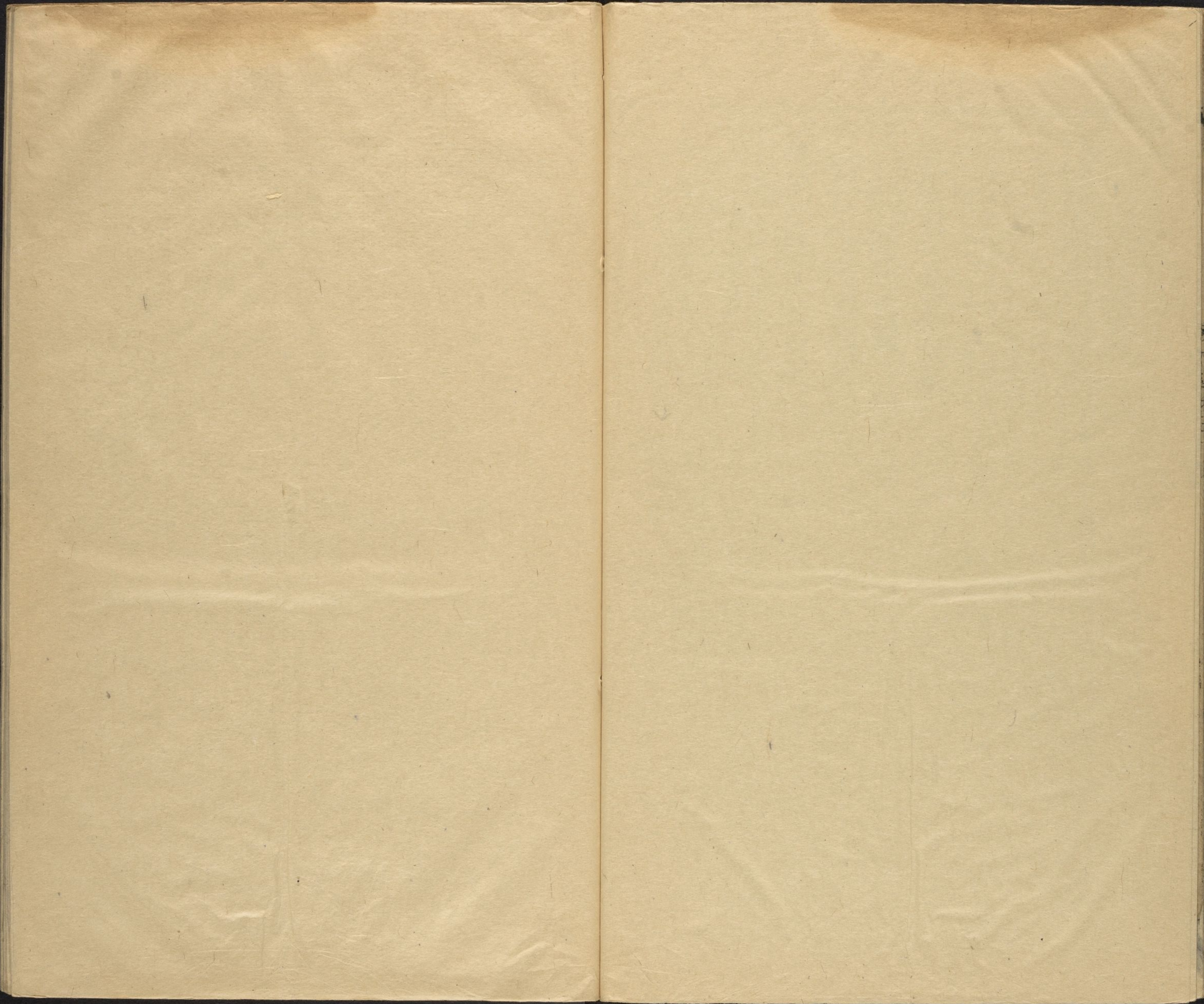
蕪沒鄭鄉寂寥揚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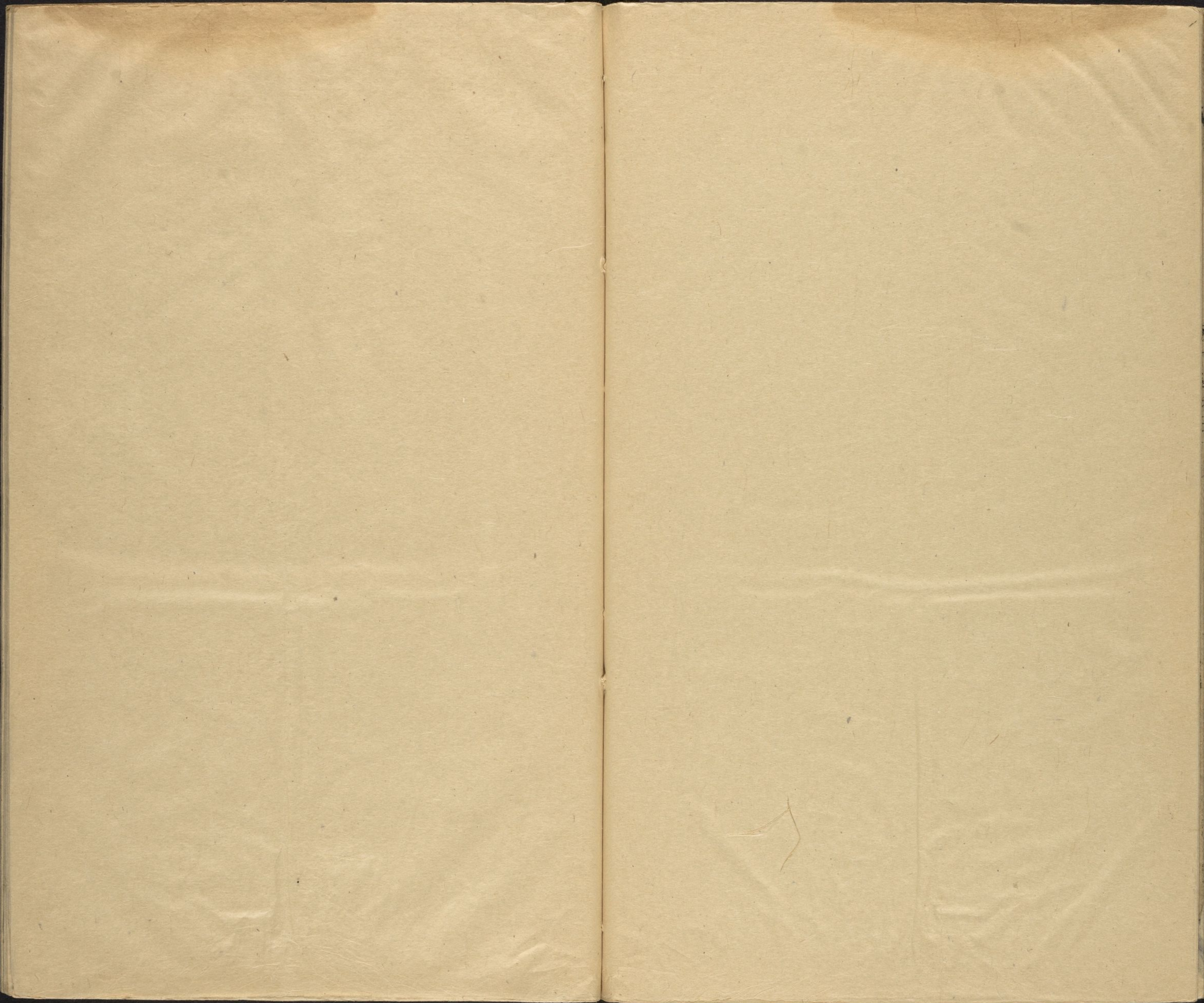
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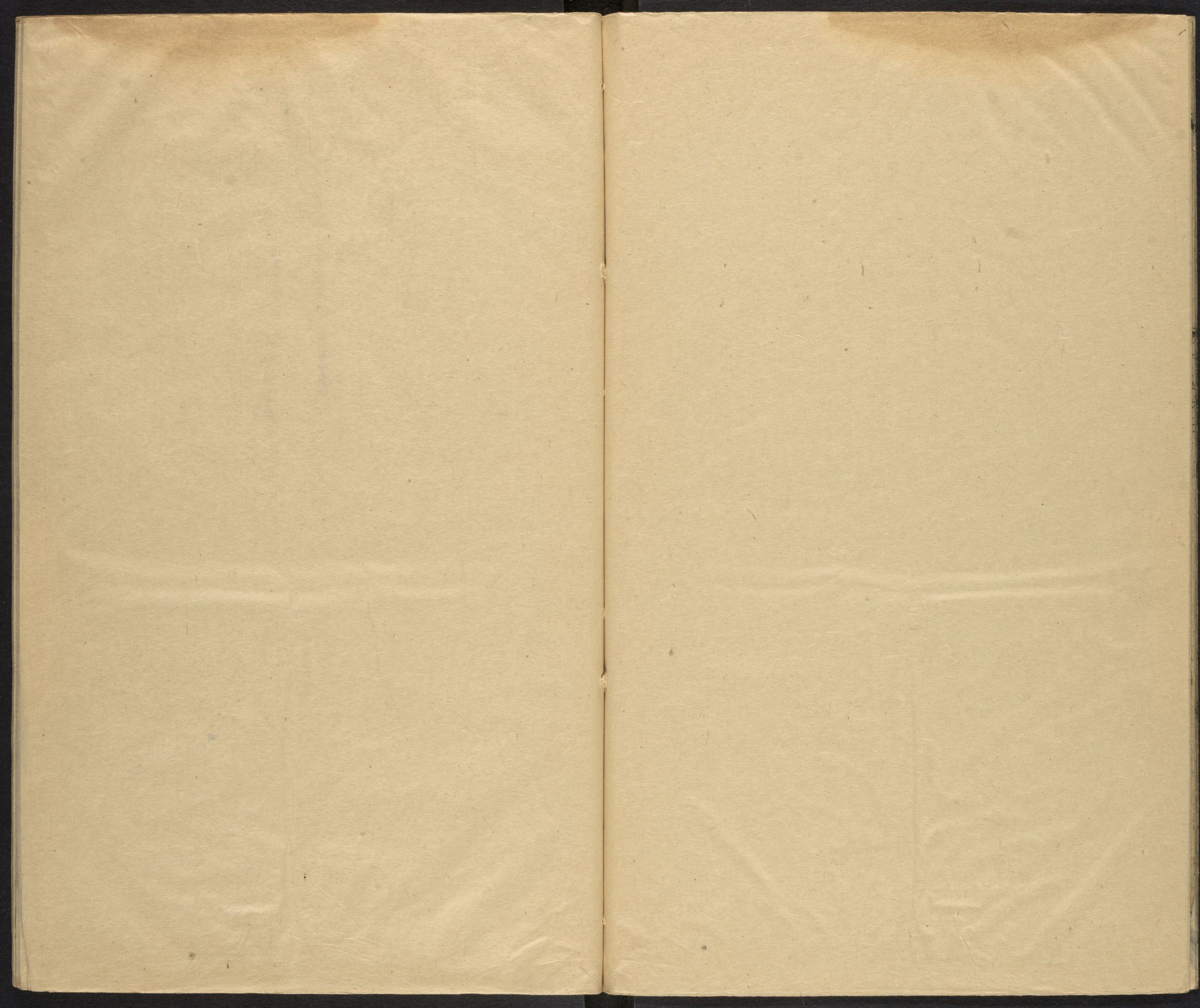
敬玄疑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畧曰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揚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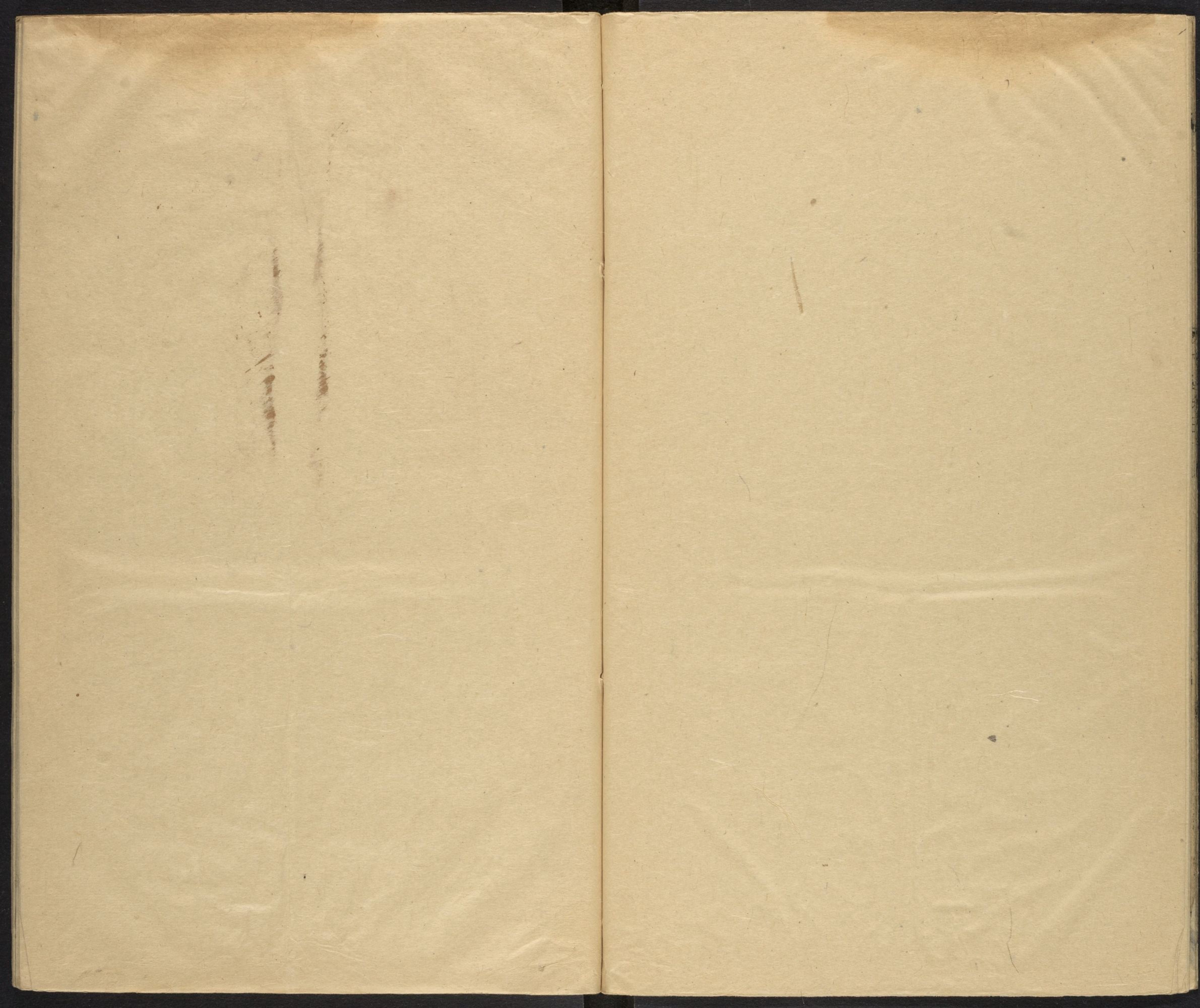
參差孔樹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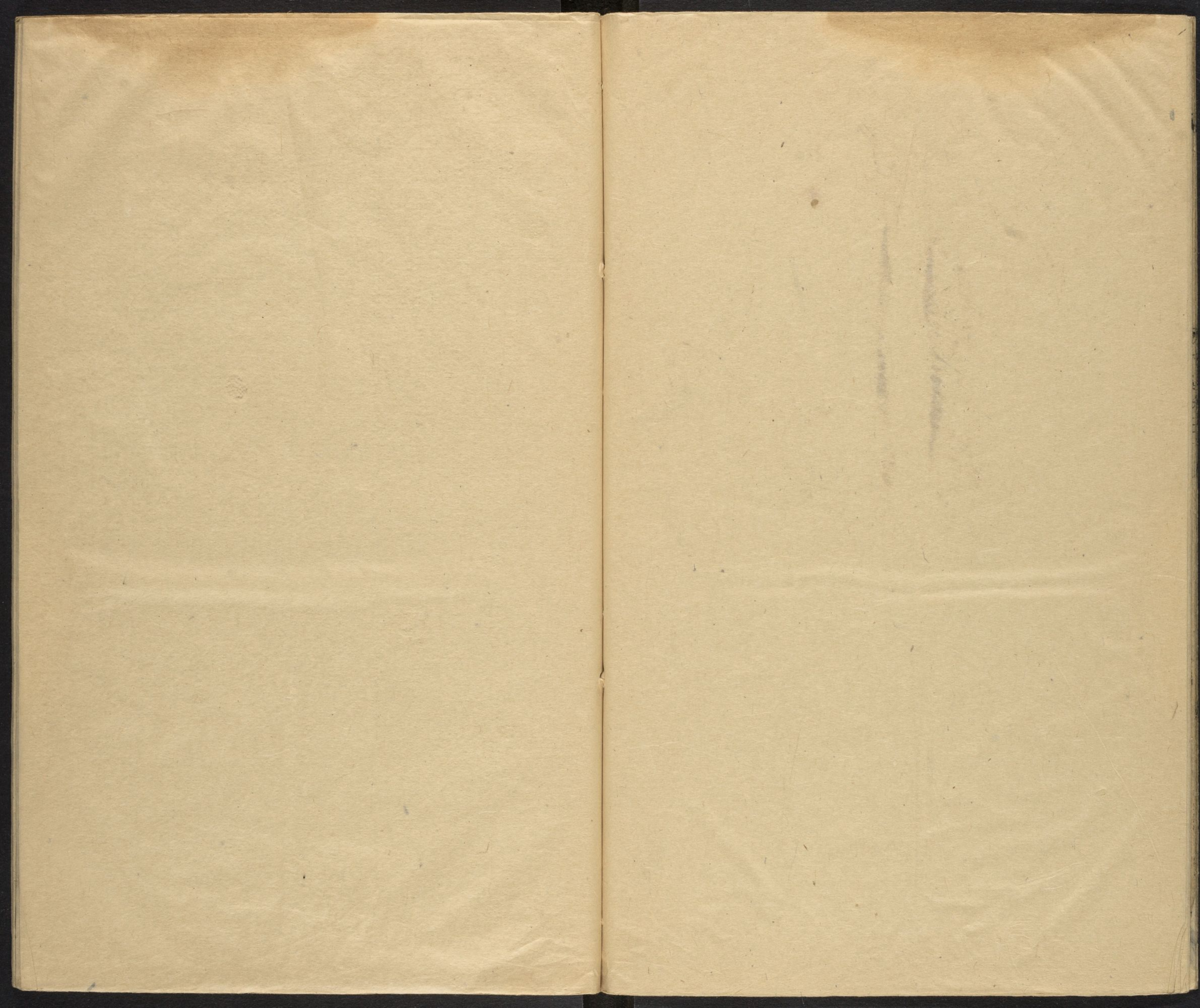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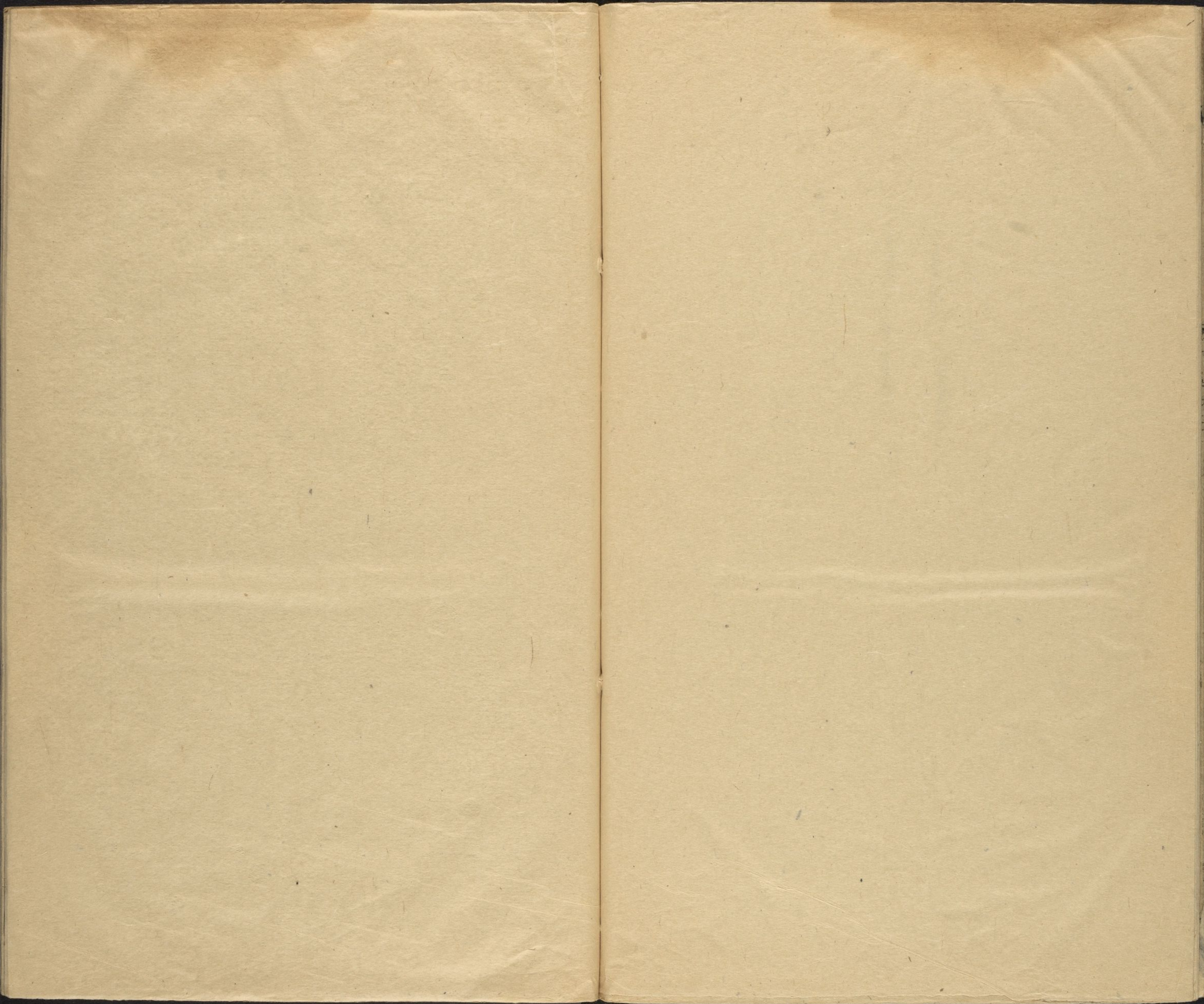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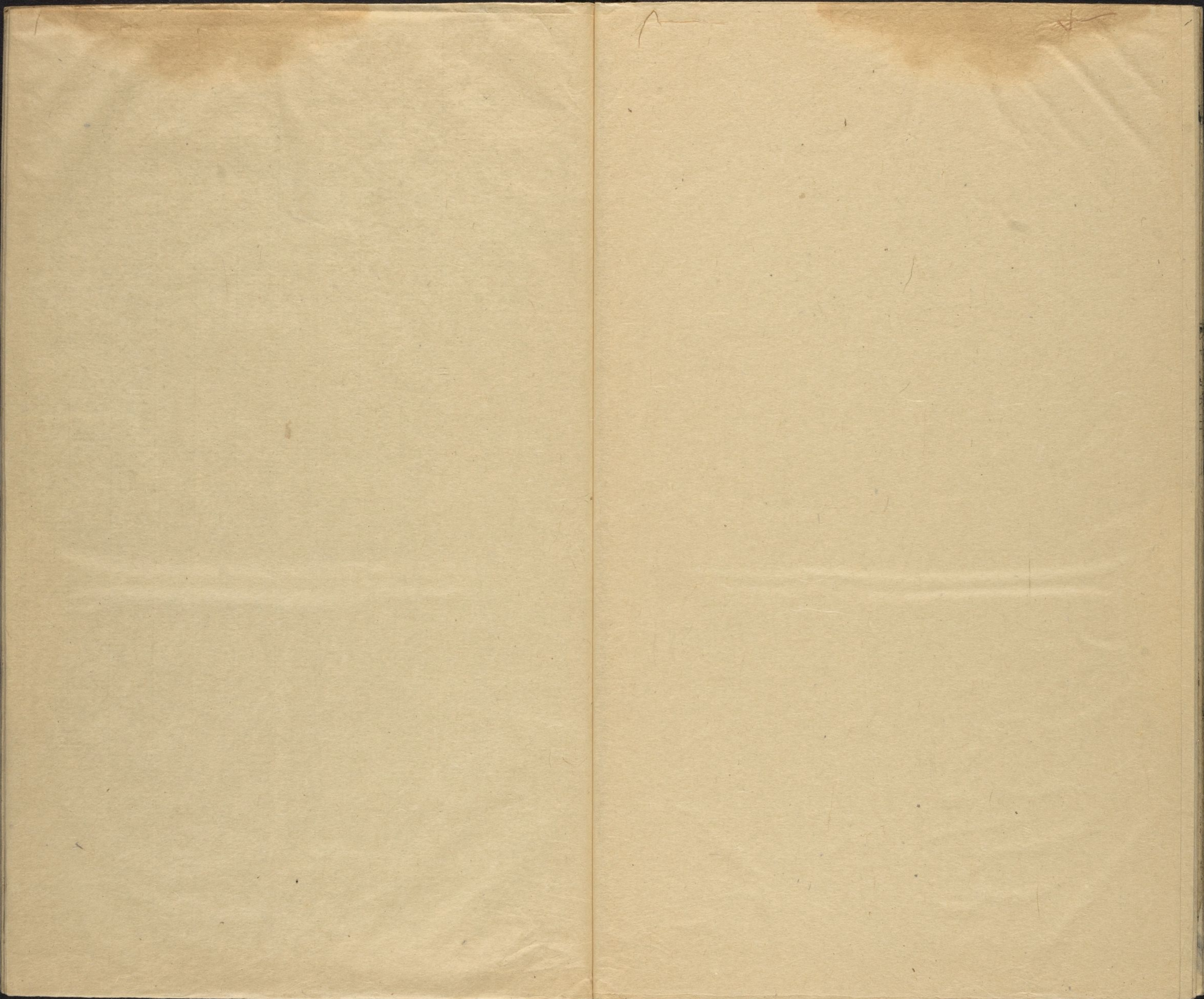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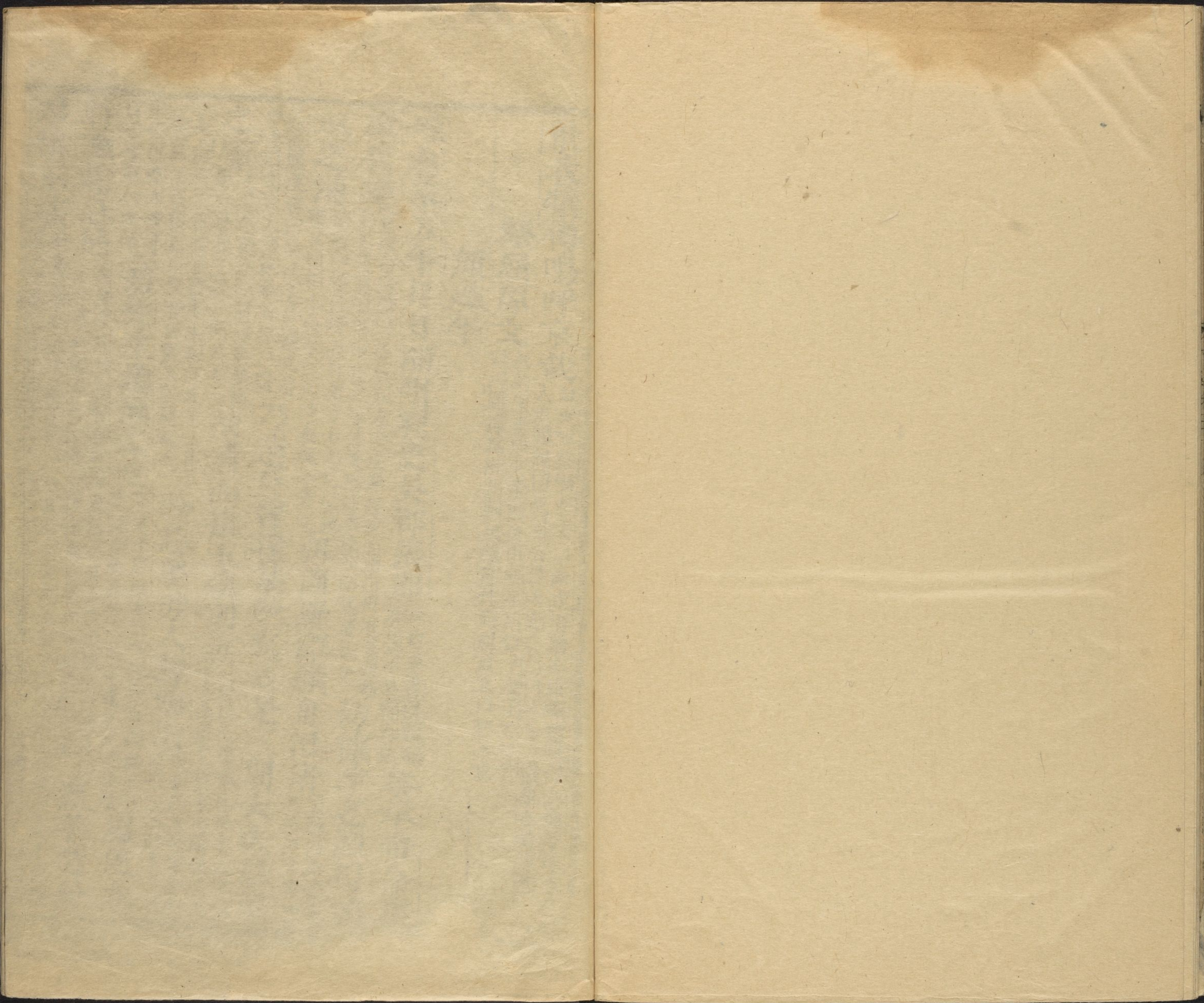












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罷賦曰幽魂髮鬚忽有

祭屈原文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羅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

旗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恭承帝命建

珮之浦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訪懷沙之淵得捐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

之靈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蘭薰而摧玉纈則折

物忌堅芳人諱明潔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

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楚詞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温風急

時飛霜急節温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温風至京房占曰羸芋遊紛

昭懷不端羸秦姓芋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許懷王今絕齊交又使誘

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荆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

